



評 劇

御 河 橋

北京 宝文堂書店

御 河 桥

(評 劇)

高 琛 整 理

剧照说明：中国评剧院小玉霜（饰柯宝珠）、张德
福（饰宜登鳌）演出《御河桥》的剧照。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4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1·22 字数36,000 开本287×1062 1/32 印张1 7/8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7）0.18元

前 記

《御河橋》是川劇優秀傳統劇目之一，為了適合評劇演出形式，根據劉成基等同志的川劇整理本，整理為評劇本。

中國評劇院上演以來，各地兄弟劇團紛紛索取劇本，因此我們不願評劇本的簡陋，將它出版，以適應戲曲界、評劇界的需要，並希望得到指正。這個整理本中如有處理不恰當處，應由評劇整理者負責。

這出戲的主要情節如下：

明代，柯太傅平時家教森嚴，有一女名寶珠，因無兒納妾，一家常鬧是非。一天，柯夫人過壽，她的姨甥宣登鰲來拜壽，他與寶珠小時曾在一起玩耍，這次一見，互相愛慕。登鰲的父母託順天府尹裴瑞卿到柯府提親，被柯太傅拒絕。宣母借口作壽，將寶珠接到府中。柯太傅聞知大怒，趕到宣府，將寶珠叫回責打，不料又發現登鰲所作詩稿，認為敗壞門風，將寶珠騙到御河橋前，逼她投了水。裴瑞卿將寶珠救回，想成全他們的婚事，便接登鰲到他府養病，使他們見面，催登鰲赴考。登鰲中了狀元，裴瑞卿假說自己有一女，請柯太傅到宣府提親，與登鰲完婚，柯太傅發現是寶珠，非常羞愧，受到大家的責備和嘲笑。

整理者 1957年6月

人 物

柯太傅	柯夫人	二奶奶	柯宝珠
宣登鳌	宣学贤	宣 母	宣 成
裴瑞卿	家 院	丫 环	差 役

第一場 拜 寿

柯府中堂。

丫环、家院在打扫安排寿堂。

柯夫人上。

柯夫人 (唱)今日是老身千秋庆，
铺毡结彩挂红灯。
银烛高烧华堂冷静，
不见宾客到门庭。

丫 环 夫人，寿堂摆齐。

柯夫人 伺候了！

丫 环 是。

柯夫人 (望了望周围，有所感。唱)

老爷在朝官一品，

家法森严有名声。
夫妻年已五旬整，
单生下宝珠女冰雪聪明。
恨老爷藉口无儿纳了妾，
一家人朝朝暮暮是非生，
老爷对她多宠幸，
我只得忍气又吞声；
且喜宝珠多孝顺，
全仗她宽慰我的心情。

内 声 宣登鳌公子过府拜寿。

家 院 宣登鳌公子过府拜寿。

柯夫人 快快有请！

家 院 有请！

宣登鳌、宣成上。

宣登鳌 (唱)辞别双亲离府门，

奉命柯府来拜寿辰。

吹打相見。

柯夫人 登鳌过府，是为了姨母我的寿诞么？

宣登鳌 正是。奉了父母之命，前来与姨母拜寿。现有小小礼单，请姨母笑纳。

柯夫人 走上一走，人到情到，还送什么礼哟……好，礼单收下。登鳌，你双亲可好？

宣登鳌 好，转问姨母可好？

柯夫人 我么……也好。——儿的诗书？

宣登鰲 埋頭苦讀，不敢懶惰。——請問姨母，姨父可好？

柯夫人 他倒好啊……啊，你姨父接了一個姨母來，你還未

曾見過，我有心將她請出堂來，你們見上一面。

宣登鰲 但凭姨母。

柯夫人 家院，請你家二奶奶出堂。

家 院 請二奶奶出堂。

邓氏二奶奶上。

二奶奶 (唱)妝台前巧梳雲鬟，

勻脂敷粉點朱唇，

可嘆我紅顏多薄命，

與太傅作妾小不遂我心。

白衣庵娘娘廟許下心願，

但願得早生下玉兒麒麟；

有了男兒寶珠就不為重，

那時節閨府大小誰不把我尊。

明知今日是夫人壽，

假作不知我問原因。

姐姐。

柯夫人 妹妹，少禮，坐下。

二奶奶 謝坐。請問姐姐，喚小妹何事？

柯夫人 為姐壽誕，登鰲過府祝壽，你們未曾見過，請你出

來見上一面，日後相見也好稱呼。

二奶奶 好，說我出堂。

柯夫人 登鰲，你二姨母出堂來了，快快上前見禮。

宣登鰲 侄兒見過二姨母。

二奶奶 （充長輩的樣子）少禮，少禮。——姐姐，登鰲前來
與你拜壽，可曾拜過？

柯夫人 未曾拜過。

二奶奶 拜了壽也好飲宴叙話呀。家院，撒了拜帖。登鰲，
與你姨母拜壽。（自己也站在夫人一齊受拜）姐姐，登鰲
過府與姐姐拜壽，你我俱是長輩，不能與他還拜。依小
妹之見，不如叫寶珠女兒出堂，一來還拜，二來他們兄
妹見上一面，日後也好相稱。

柯夫人 慢來，妹妹，老爺夙日家法森嚴，你是知道的，他
言道：官家子女，七歲不同席，九歲不交言，若被老爺
知道，哪個担待得起？

二奶奶 嗨呀！姐姐，我們兩家乃是內親，縱然老爺知道，
有小妹担待。

柯夫人 还是不妥。

二奶奶 （自作主張地）家院，請小姐出堂。

家院 丫環傳話，請小姐出堂。

柯寶珠，丫環上。

柯寶珠 （唱）風和日暖好春光，
母親壽宴開華堂。
何用笙歌助歡暢，
有女兒承歡慶寬慰心腸。

家院 二奶奶有請小姐。

柯寶珠 （止住步，不悅色）啊？夫人呢？

家院 也在堂上。

柯宝珠 见过母亲。

柯夫人 罢了。见过你二娘。

柯宝珠 见过二娘。

二奶奶 罢了。

柯宝珠 二娘唤儿出堂何事？

二奶奶 只因你母亲寿诞，你表兄登鳌前来拜寿，你母亲与我俱是长辈，无人还拜，叫你出堂，一来还拜，二来与你表兄见上一面，日后来往，也免躲避。

柯宝珠 二娘，爹爹平日有言：官家子女，七岁不同席，九岁不交言。倘若爹爹知道，儿吃罪不起。

二奶奶 真不愧是母女俩，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有什么要紧！你爹爹面前有你二娘作主。（卖弄资格地）登鳌，你表妹出堂来了，快快上前见礼！宝珠，这是你表兄登鳌，快见礼吧！

宣登鳌与柯宝珠见礼，互看。

二奶奶 还礼了。家院，摆宴！

家院 酒宴齐备。

柯夫人 登鳌请。（众入座。柯宝珠与柯夫人斟酒，与宣登鳌斟酒，互看。二奶奶举盃敬酒，柯宝珠滑过，二奶奶不悦，柯夫人见状，急与二奶奶斟酒，二奶奶苦笑。）

宣登鳌 好啊！（唱）

观表妹，好人品，

好似仙女降下凡尘。

相隔數載未相近，
脉脉含情叫人傾心。
歸家去約媒來下聘，
將我表妹抬過府門。

姨母，兒出府已久，恐雙親懸望，兒要告辭了。

柯夫人 回家去見了你的雙親，言道為姨母多多問候。

宣登鰲 遵命。

二奶奶 怎麼要回府。回去見了你的爹媽，就說你二姨媽多
多問候。

宣登鰲 是，是。（二奶奶送出。柯寶珠隨出立身後。宣登鰲望
着柯寶珠說）改日請到我家一聚。

柯寶珠暗暗示意招呼。

二奶奶 是啊，我是要過府去問安呢。

宣登鰲 哦，哦，（對柯寶珠）我日後還要來看望于你……

請回吧！（帶宣成下。）

二奶奶 （回身見柯寶珠）你在做什麼？

柯寶珠不理，進。

柯寶珠 母親，姨父姨母可好嗎？

柯夫人 都好。

柯寶珠 表兄的詩書呢？

柯夫人 他在埋頭苦讀，不敢懶惰。

柯寶珠 表兄可曾娶了表嫂？

二奶奶 （諷刺地）嗨，平日開口柯家有家教，閉口柯家
有家教，問人家爹媽好不好，讀書好不好，這些還問得

对。一个女孩子家，問起人家要表嫂沒有，哼！这个也是家教？

柯夫人密。

柯宝珠 我有家教沒有家教，有我母亲来管我……

柯夫人 嗯——还不下去！

柯宝珠下，二奶奶生气。

柯夫人 妹妹，她是小孩子家，不懂事，不要跟她一般見識，看在为姐的份上，不要生气了。

二奶奶 哟，我們这些做小婆子的人，还生什么气啊！

柯夫人 哎！我在跟你說好話，真是不識抬举！（下。）

二奶奶 好哇！你們串起来欺負我啊！当小婆子就該这样受气嗎？宝珠啊宝珠，不用你在家逞强，你不犯在我手，还則罢了；若是犯在我手，你才認得你二娘哩！（下。）

第二場 議 婚

宣府中堂。

宣学賢、宣母上。

宣学賢 （唱）我几柯府去拜寿，

宣 母 （唱）天色过午未回程，

宣学賢 （唱）犹恐席前酒多飲，

宣 母 （唱）教我二老挂在心中。

宣登鰲、宣成上。

宣 母 儿啊，回来啦！

宣学賢 （同时）登鳌，席上未曾失礼吧！

宣 母 是啊，宾客有那些人？坐了多少桌席啊？你姨妈可
好嗎？

宣登鳌 媽呀！（唱）

儿到柯府去拜寿，

堂前得見一个人。

宣 母 哪个？

宣登鳌 （唱）表妹生来多聰俊，

媽呀！（唱）

快快与儿娶过門。

宣学賢 （怒，唱）

小奴才作事不守分，

倒教为父怒气生。

宣母見宣登鳌被責，心痛，发急。

宣 母 （唱）我早說孩子走不得人家拜不得寿，

你偏說他在書房坐弯了腰；

正赶上他姨妈寿日到，

你打发他出門把見識学。

你看哪，他見了表妹容貌好，

一心一意記挂着。

想坏了孩子可怎么好！

百年后，誰替你我披麻帶孝把紙燒，

若不然赶快請人把媒保。

宣学賢 (唱)老太婆你不要瞎嘴叨!

我原来也說他去不得，是你說他去得，如今我不怪你，你倒怪起我来了？这个奴才，就是你把他慣坏了，我要他去拜寿，誰教他去看人家的子女！这个蠢才！正事不作，邪而有余，还要娶亲哪？你去对他說：功名成就，我就与他定亲；功名不成，就讓他打一輩子单身！

宣登鰲 媽啊……

宣 母 孩子你怎么啦？你病了嗎？

宣登鰲 (趁勢裝病) 噯哟，我是病了，厉害得很啊！哎……

宣 母 唉，你爹爹說了：教你去拜寿，誰教你去看人家的子女！功名成就，就給你娶亲；功名不成，教你打一輩子单身！

宣登鰲 (唱)听父言，意痴呆，

急得人心里无有主裁。

孩儿过府把寿拜，

堂前得見女裙釵。

自幼儿我与她两相爱，

青梅竹馬两小无猜。

几年未見她更丰采，

媽呀，快快与儿抬过来！

宣 母 儿啊，你无有功名，你爹爹不答应呀！

宣登鰲 (唱)虽然功名未高中，

儿也是饕餮一秀才。

婚姻之事爹爹不管，

也罢！（唱）

倒不如碰死在阶台！（假作碰，宣母急拦。）

宣 母 （唱）我的儿，别着急，

娘有言来听仔细：

你既然看上柯家女，

为娘与儿把亲提，

改日约媒下聘礼，

抬你表妹来成夫妻。

哎哟……你把妈都急得昏头昏脑了。

宣登鳌 哎哟……

宣 母 孩子，你这一阵儿好点吗？

宣登鳌 哎哟，厉害得很啊！

宣 母 你想吃点什么？

宣登鳌 什么我都不吃，哎哟……

宣 母 我这就把你表妹给抬过来好吗？

宣登鳌 呵——

宣 母 哟，你转了癫症了？这么凶？

宣登鳌 我听說把表妹给我抬过来，我的病就好了！

宣 母 好了？好得那么快？好了就算了！

宣登鳌 （呻吟）哎哟……

宣 母 哎哟，羊毛疔，专（鑽）了心啦！来，我问你，你

说你表妹好，到底她哪些好？头发梳得好不好？

宣登鳌 梳得好呵！

宣 母 容貌呢？

宣登鰲 長得好！

宣 母 身材長得好不好呢？

宣登鰲 身材好得很呢！

宣 母 當真好？頭也好，貌也好，人才也好？——好嗎，
是人家的！

宣登鰲 哎喲……我的病越發地厲害啦！

宣 母 哎喲，你这病就象裝在口袋兒里一樣，一掏就出來
了。孩子，你爭不了氣呀，你不發奮讀書，媽在你爹爹
面前說不進話呀！

宣登鰲 媽，今後我發奮讀書。

宣 母 發奮讀書，媽就給你說親。

宣登鰲 發奮讀書算兒的，親事呢？

宣 母 親事啊？包在娘的身上。

宣登鰲 媽，快給我抬過來啊！

宣 母 我知道，算媽的。

宣登鰲下。

宣學賢 “算媽的”？老子不開口，哪個敢提這個親？

宣 母 什麼敢提不敢提啊！孩子病成那個樣子，我不把他
哄好，莫非看着他去死嗎？真是的，我們女人家那麼受
氣呀！你怕我們不傷心啊……（欲哭又止）哎呀！我可
生不得氣，我要是病了孩子的事情哪個來辦？這個老背
晦又不管，我是得去找他商量商量。——哎呀，我們才
吵了架，難道說我的臉那麼長呀！——唉，怕什麼！兩
口子嗎，什麼了不得！——嘿，老爺，孩子這麼大了，

也该给他說亲了，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配。我們当老的不給他作主，哪个給他作主哪？把他的事办了，也算了却我們一樁大事。你想呢……

宣学賢 是倒是呵！你說怎么办呢？

宣 母 請人去說媒呀！

宣学賢 請誰去說媒啊？

宣 母 請通政司張大人去說行嗎？

宣学賢 他是国賊蔣文和一党，与我們几家面合心不合，不行！

宣 母 倒是誰去才好呢？（想）嘿！老爷，順天府裴瑞卿裴賢弟，与我們两家都是至交，平常他又最愛登鰲、宝珠这两个孩子，他那人真是，有多好呵！你看就請他前去作媒怎么样啊？

宣学賢 嘿，对，对。

宣 母 那就快写帖去請！

宣学賢 你忙什么！我今天一口酒还没有喝呢！

宣 母 你把他請来了，再喝嗎！（推宣学賢）宣成，溶墨！
宣学賢修書。

宣学賢 宣成，去請裴爷过府待宴。

宣成应下。

宣 母 （向內）厨下人听了：把酒燙好；把盘子切好，你老爷要吃酒。快点啊！

宣成上。

宣 成 裴爷到。

宣学賢 有請。
宣 母

裴瑞卿上，宣母趨前迎接，宣學賢拉宣母后退，搶前相迎。

宣學賢 賢弟。

裴瑞卿 宣兄。

宣學賢 賢弟請坐。

裴瑞卿 有坐。兩家至交，一呼即至，何勞兄嫂翰墨相邀，未知有何見教？

宣學賢 今日請弟非為別事，這個……那個……

宣 母 哎喲，說什麼這個那個，今日請教無別，只因我府有一男，柯府有一女，他二人幼小時一處生長，如今年長歲大，請叔叔與我們兩家搭一個跳板。

宣學賢 你說的是什麼！要說搭鵲橋。

宣 母 鵲橋跳板不是一樣，總是要過這條天河嗎！

裴瑞卿 對，對，都是一樣。（宣母得意，宣學賢難為情，暗怪宣母）宣兄，你兩家聯姻，倒是一樁美事。宝珠是個才女，她的詩書是我教的。侄兒登鰲頗有才华，未知近來上進如何？

宣 母 噯呀！裴叔叔你只曉得夸奖你的侄女呀！你還不知道你那侄兒近來讀書用功得很哪！不是說的話，高梁自己夸，我把他好有一比。

裴瑞卿 比作何來？

宣 母 （唱）說起好來真無法講，

好比那一顆明珠落海滄。

裴瑞卿 （有愜地）嘿，尊嫂莫非在講書嗎？小弟倒要候